



修正文库

新寓言小说系列

公元前的战鼓



文沁可人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国历史

公元前的战鼓



张其成 著



中国历史



公元前的战鼓

文沁可人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元前的战鼓/文沁可人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11

(修正文库·新寓言小说系列)

ISBN 7-5008-2831-4

I. 公… II. 文…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202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82075934 (编辑室) 62005038 (传真)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固安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25 千字

印 张: 8.125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文沁可人，女，吉林辉南人，
专业电子工程，参加工作不到
一年即辞职自己找食吃，打过
小工，经过商，当过家教，均
觉不如意，这才写小说。

封面绘图 周 葵 孟 煌

封面设计  S A N M O

大声说话

韩子勇

我无端猜想，生活在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大国的优点之一，就是你总能回过脸就看到不同的东西：她的一部分在有趣地萌动、开花、结果；另一部分在无聊地僵滞、坚持、等死。这一点不像蕞尔小国那么一目了然、相对明确。大国神秘的美，在于总是可以有所期待，无法了解全部。生活在一个大国中，所慢慢滋养于你的是那种谨慎、包容感和复杂情绪，如同同时看到生命的四季，看到拉开距离后的“马拉松”的末程，需要谦逊的态度、耐心和韧性，需要在做出判断前就准备好没完没了的修正、补充、否定和否定之否定。

在这样一个国度里，人们所犯的最常见的错误之一，就是被表象和局部所迷惑。尤其是进入了所谓信息时代的今天，世界好像日益被分为两极：舞台与观众、中心与边缘、看与被看、有声与无声、生产与消费……影像、文字、声音等，所有这些元素构成的话语，日益集中在一个由巨型物质、精密技术和密密麻麻的发言规则所构筑的狭窄区域内。我们几乎要被这个充分发育的大嗓门吞噬掉，无声世界的隐秘创造，往往被距离、帷幕和圈子内的行规、习俗、禁忌所遮蔽、淹没、阉割——在这时，对真实的探寻特别需要纵身一跳，走出布满聚光的舞台，走到室外，在偏僻的旷野寻找新生力量。

在今天，文学创作是一种更为稀薄、广阔而缓慢的存在。如果不是“炒剩饭”的话，文学的发现应该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差使。由修正文化公司主持编辑、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修正文库·新寓言小说》丛书正是体现了这种努力：在中心之外，在人群深处，在稀薄、广阔而缓慢的偏僻旷野，发现、搜集、联络和展示文学的萌动。在这简短的序文里，有必要用黑体字标出他们的名字和作品，他们是：卢一萍（新疆）的《我的绝代佳人》；穷人郭发财（内蒙古）的《纸房子》；Sieg（上海）的《迷宫》；黄长松（湖南）的《白日梦》；裴志海（江苏）的《吹个泡泡糖逗你玩》；一人（江西）的《死者王二》；任晓雯（上海）的《疯长的紫色》；文沁可人（吉林）的《公元前的战鼓》；鬼金（辽宁）的《有欲望，

也有爱情》；陈宜新（山东）的《背着记忆奔跑》。

对于文坛和读者来说，他们基本是新鲜到陌生的名字，还来不及打扮自己就蜂拥而至，如同阿Q嘴里蹦出了“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虽衣衫不整，但也略成声势。

我相信，这一哨人马并无特别约定的统一目标。他们的厚重、佻薄、怪诞、刻毒、幽默、纯熟和生涩，就这样被集合在一起。这样一个临时搭台的“集体节目”，仅仅是为了相互取暖和壮胆。老实说，虽然我不是每一本都读完，虽然我也并不是每一本都喜欢——对有些作品甚至有很大的保留乃至反对，但那种扑面而来的力度和热量，让我滋长着大度和包容。

尽管小说命运已经大面积地被影像文化所覆盖，小说的阅读与写作保留在一个日渐缩小的范围内，然而，它的内部过程一点也没有缺失和停滞。文学写作的探索仍然永无止境。一茬茬、一波波如扑灯的飞蛾，这勇往直前的牺牲，如同生生不息的青春力量，如同宿命与基因。这二十多年中国小说的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小说文体的流变史。在先锋小说日渐远去、隐入青山的时候，又一批堂·吉珂德军团揭竿而起。这些新世纪的愁容骑士，怀抱古老然而纯真的理想，准备开始新的漫游和历险了。

在这篇短序中，用寥寥数语来一一勾画、概括我杂乱、复杂的粗读印象，对这些生活于文学底层的青年，不是一种公平和负责任的态度。恕我远处僻境、浅陋无知，在这些作

品中，除了卢一萍比较熟悉外，其他作者仅有个别的通话记录。我们的民族有一个交往伦理，就是对初次相见的朋友，需要更多的慎重和尊重。如此，我只想说，文学写作在今天还有别样的存在，在不为人知的秘境，还有这样一些沉于文字的人，如同远离红尘的、被无形有形的崇山峻岭重重阻塞的印第安人的营地和篝火，还没有被信息社会强大的自动程序完全删除。

呈现在你面前的这一片文学景观，在“今天”，本身就是一个“寓言”，一种写作本身的深层结构。它告诉你，“无中生有”是一个基本常识，只要你转过身来，把目光从舞台投向最后一排的观众，那里也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别样的节目。而且，我想说，如果你想让别人听到你的台词，最好大声一点。



自序： 用自己的思想写自己的东西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要发笑。

看到这句话时，我就想起那个无所不在的万能的上帝带着满脸轻视的神情嘲笑人类的样子，心里就对他腹诽得不行。人类的思想可能有限可能幼稚可能无聊可能恶劣……可无论怎样也是人类自身产生的东西啊。凭什么要笑？

思想是人类的权力。

可是又一想，我们有多少时间是自己在思想呢？

春秋时期，人们的思想是自由的，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那段时间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河里真是太难

得，也太短暂了。之后，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朝皇帝把儒学定为国学，我们的大脑就被剥夺了自由思想的权力。在理教的束缚下，我们的思想之河不得不沿着那条既定的河床去流淌。久了，我们的主流思想便变得愈加驯服温顺，再也难现波澜壮阔的气势。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出现了李白、杜甫、韩愈等人，诗歌的创作在李唐时代呈现出全盛的局面。大概是那股东风的力量吧，作为文学领域里的另一奇葩——小说也开始在那个时代萌芽了。明朝时代，小说的创作开始露出迅猛的势头，如果条件许可，不难想象它会长成一株参天大树，然而战火和统治者的思想统治使它未成型便横遭腰斩，其后只有一个蒲松龄在寂寞中苦苦支撑。在他之后出现了一个沉默的大断层，然后爆出了一个曹雪芹。遗憾的是，《红楼梦》这部曹大师的涕血之作，被高鹗的游戏小曲和成了荒腔走板的滥调子，并且和成了附骨之蛆，去之不得。

《红楼梦》的出现可以说是用自己的脑子思想的结果，它也开启了小说发展的又一个契机。到解放初，各种思想涌入了中国大陆，在这股思想浪潮的带动下，我们的小说可以说是有点看头了。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人的生命都在权杖下被践踏得泣血呻吟，更别说思想了。思想者的喉舌被勒紧锁死，发不出一点声音。在那时，文化领域里肃清四野，我们的思想的荒漠里只晃动着几个样板式的人物和假冒伪劣的极不成功的社会赞美诗一样的骗子之书在迷惑规范着我们的头脑，我们哪里有自己的思想呢？我永远都不能原谅那段历史。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好了一些。可是我们的大脑经



过长时间的缺氧，已经变得苍白贫血，很难产生自己的东西了。我们跟在比我们起步晚得多，却比我们走得快的西方的文学的屁股后面照着学。这时的小说创作虽花样繁多，却因为我们本质里的浅薄，多数显得那么的空洞无物。

我们的小说诞生之初面对的就是广大民众，这一点倒比外国走了捷径。外国的小说一开始是宫廷贵族们的消闲解闷的玩艺儿，为爵爷小姐公子哥们虚构他们并不存在的爱情。直到福楼拜的出现才开始了现实主义的先河，小说这一文学形式才成为反映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我们的不是，我们开始反映的就是民众的思想生活。小说走到今天，如果变成小部分人的读物的话，那就是历史的倒退。——可我们这些不愁吃喝的写作者们并不担忧他们制造的天书没有销路，有机制养着他们呢，他们大可以偷懒地让思想在庸碌中退化。我一直认为某些对待作家的机制的存在阻碍了我们文学的发展。

在机制以外的文学创作群体，大多数也差强人意。看看市场流行的那些东西吧。痞子文学卖座，成千上万的写作者们就都痞上了；安妮宝贝叫响，她的屁股后面立马跟上了成群结队的小资；王跃文的官场文学一亮相，文坛里立即活跃着老百姓面前人模狗样上司面前奴颜媚骨的政客形象。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印年画般的成批成量的东西里有几个是作者自己思想运作的成果？没有，有的只是些跟着市场的风向标乱窜的应声虫。

也有例外，比如莫言。我前不久看了他的《檀香刑》，没看下去。倒不是说他写得不好。一个现代人坐在二十一世纪的有着空调暖气的大楼里，却瞪着眼睛看一个世纪以前的事，然后对眼面前的世界漠不关心，总觉得不那么地道。我们的思想也该进化了不是？不能总在现代的空气里呼吸着古时的尘风墓土啊！

我是用我自己的脑子在写这个故事。

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快乐的，思想和想象力的河流汹涌澎湃地放纵着，我手中的笔也跟着这河流的轨迹跌宕起伏地舞蹈着，故事一挥而就地出来了。

写完了，看过的朋友说：你这真是现代人的灵魂拷问卷啊！

这句话顿使我思绪万千。灵魂的拷问卷？我有权拷问谁？谁又会受这心灵的拷问呢？

中国的文学一向不受重视。人们在所受的思想的教导下只对官场和权杖顶礼膜拜。在过去，连公认为高雅的诗歌也只是士大夫们脸上的胭脂，用来美化自己用的。可别被那些秀才举人们整日的子曰诗云给迷惑住了，学子们那样做也不过是把它当成通往仕途的敲门砖，实际上心里压根就没看重过它。小说更是野史稗言，上不得大雅之堂。写故事的人更是下九流，仅比妓女的地位高一级。地位的高低倒无所谓，什么是高什么是低，所持的观点不同罢了。

其实文人卖文与农者巢粮、商者经商有什么区别？

好在现在我们能比较自由地思考问题了，并能把这思想的结果撰文卖钱来养活自己。这倒是个好事——文人不必为了活命而仰权杖的鼻息了。

我写故事了，而且要把它卖了换米吃。

可我又发现一个问题：我也无法把自己的东西定位。

现在的文学分两种，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在我们的民族一出现时面对的就是普通民众。那时的民众在士大夫们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人，按着孔夫子老先生的标准，老百姓们只能算个蚁民——与蚂蚁一般多且没有地位的人，根本连认字的权利都没有，还看什么书？因此那时出现的小说都是话本的形式——便于通过说书先生们的口舌去流传。传来传去免不了最后千篇一律，其中只有像《西游记》、《三国》、《水浒》等少数突出的。

文学就是文学，所谓的通俗也好，纯文学也好，只要它存在，那它就有存在的理由。物竞天择，好的文学作品自有其生命力，压是压不住的。要我说，如果能把雅与俗、高与低的界限打破，写出来的东西，能使自认雅士的人能看出其中的雅来，俗者看出自己的乐趣来，那才是高手。

文学作品若不能震撼人心，就应该悦人心智。既不能震人心又无法悦人心智，还偏要说些无病呻吟莫测高深的话来吓唬人，那就是垃圾。写的再莫测高深，呻吟的再好听，也是垃圾，精心制造的垃圾。

这篇小说是不是垃圾？那可得读者看完了才有定论。
那么，开始看吧，买了这本书的各位。



1

已经死去的

我白日见鬼。也就是今天的许久以前，我就被学校勒令退学了，理由是我疯了。他们得了这个理由，是因为我把一瓶墨水砸到了学校里最漂亮的女老师身上了。其实那天的事是个误会，那个漂亮的女老师在我没投出墨水瓶之前或许根本没注意到我的存在。教室就那么大点儿，她偶尔也会不小心向我这边看一眼，那视线也是在我头部上方一尺左右的高度矜持地越过去，仿佛我是一片透明的空气。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我们也会相安无事，偏偏那天她提问新的英语句型。不点名，一排排轮流起立回答，轮到我时我答对了。这显然让她惊奇，她带着古怪的笑容说：“就

你这样的也能蒙一次。”她说完教室里立时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我低下头默默地坐下，感觉中全班七十多双眼睛都向着我闪烁。他们的眼神是女老师眼神的复制。教室后面的角落里钻出“风……风……呜……”的怪叫，而这怪叫又引出“嗤嗤”的窃笑声。我更低地低下了头，希望这怪叫和笑声越过我的耳朵跑到老师的耳朵里去。老师显然也收到了这些声音里所传达的信息，她的眼神说明她极想大笑一场，可她的脸却一本正经地装着没听见的样子。她的眼睛和全班同学的眼睛立时叠加到一起，在我的眼前越变越大，并且就要发出“疯子，疯子”的叫声来。我觉得它要咬我，害怕极了。它没咬到我，我就感到痛了，要是咬上……我抓起桌上的墨水瓶向那要说话的眼睛砸了过去。那眼睛“刷”地一下受惊的苍蝇般散开，又落回老师的脸上去了。接着，我发现那贴有鸵鸟牌标签的没有打中眼睛的墨水瓶已和老师身后的玻璃黑板发生碰撞而破碎，纯蓝的墨水烟花般四溅开来。老师高档纯白的麻纱套裙上立即点点溅墨如飘梅落雪，漂亮极了。我本来因为自己做出这样的举动而吓得要哭，可一看到那情景忍不住笑起来。同学们也不由自主地跟着笑。

我笑了。我笑起来没完没了，并且抑制不住地站起来又蹦又跳。

“疯子！”

女老师等不及我笑完就嘶叫起来。她“咩”地一声拉